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施華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八

元 富大用 撰

封爵部遺

封王（封郡王附此下補外集總王府官之前）

歷代沿革 王爵非古也周末諸侯或稱漢制封諸侯故以王爵加之總名諸侯王其實諸侯也自漢分王子弟而非劉氏不王魏晉以下因之晉亦有王公侯伯

子男六等之制隋始倣陳制九等後惟留王公侯三等唐始興務廣交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悉爵郡王至太宗降封天寶九年賜安禄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宋朝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若異姓唯后之祖父乃贈王爵佐命之臣獨趙普以元勲封韓王若曹彬封秦王潘美封鄭王雖勲亞忠獻終縁有女若孫為后得之而故相未聞有贈王者蔡京秉政用繼述之説贈王荊公為舒王後贈

何執中為清源郡王而當時以為非乃贈韓魏公為魏郡王以塞物論又贈鄭居中為滎陽郡王暨取燕山賞童貫之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矣中興以後如四大將之功韓世忠封蘄王張俊封循王皆賞功臣之最也開禧間韓侂胄亦加郡王蓋仍外戚之寵也清瑣拾遺

羣書要語頒班帝制滎啟國封六一集金券玉冊虎符龍節東坡表忠觀碑遂膺典冊進位真王牋表類衮衣繡裳既極公

台之貴金印盩綬肇開王社之封　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貴同上

詩句功業汾陽異姓王杜

古今事實

南面稱孤

漢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王者八國咸得裂土南面稱孤

即為真王

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

分王功臣

高祖四年立韓信為齊王徙為楚王五年以九江王英布為淮南王盧綰為燕王韓王信為代王彭越為梁王

封諸呂王

呂后臨朝封諸呂為王太后病戒産祿曰高祖與大臣

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必據兵衛宮毋為人所制太后崩周勃陳平劉章等共誅産禄迎立代王

封白屋王

匈奴攻耿恭單于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

並漢書

不預王爵

尉景之子粲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

景不預王爵大恚恨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隅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棨父作王棨不如死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北齊書

封汾陽郡以下係郡王

唐上元二年李光弼兵敗河陽失守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太原節度使鄧景山亦為部下所殺遂用郭子儀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子儀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並誅之太原辛雲京亦誅害景山者由

是河東諸鎮悉皆奉法

封咸寧郡

渾瑊父釋之積戰功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

德宗幸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拒朱泚賊平德宗封瑊

為咸寧郡王

封北平王

馬燧少讀書輟卷歎曰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

能矻矻為一儒哉燧姿度魁異沈勇多智略朱泚之亂

燧守太原引晉水而注城之東渚以為池冦至計省守
陴者萬人封北平郡王並唐書
封宗室近親
宋朝宗室近親承襲特旨者封郡王
封元勲功臣見前沿革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宗正事封東平郡王制　呂伯恭

周建國以親諸侯用侈宗盟之慶漢置官而序九族是
司屬籍之舊睠然叔父之賢首我内朝之望博稽輿誦
董正皇支升之上將之壇賜以鉅邦之履飭宣丕號申
詔治庭具官樂易而不流温恭而有守河間學古入對
三雍之宫沛獻好文爰作五經之論裔襲神明之胄地
依日月之華大路大旂傳爵彞於故府法言法服蹈規
矩於先王鼎疇進律之文顯涉承流之任德懋祭勵魁
然祭酒之尊名實兩崇展矣戚藩之冠載念齊家之要

必嚴糾族之權示以褒儀屬兹肅乂是用繇譙城之留務總鄗畤之戍師踐辟疆之班聯式彰清静胙憲王之封域用答勤勞合集寵光布章物采於戲問雞鳴之寢朕方形立愛之風誦麟趾之詩爾尚輯惇宗之典若梓材之來兄弟若葛藟之芘本根其追配於前人亦有辭於永世

封公 開國郡縣公附

歷代沿草即周人無官之制也成王作周官只有三公

無官之稱然在當時如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微子之封於宋亦曰庸建爾于上公大抵皆世襲稱公漢魏以來不過沿古三公之名唐立品爵勲階之目故或以國封公如狄梁公蘇許公張燕公裴晉公皆位宰相而直封國公者也宋沿唐之制故位宰相而直加封曰某國某公是又於三公三少之下別加爵而特封國公者也中興以來皆踵此典惟正宰相則直封國公執政皆與此例要亦不過於開國五等之上

而直加以公爵之名（會要）遇恩及宗室祖宗後承襲及特旨者封國公（三朝史）皇屬有特封郡公縣公或贈佚者無開國字（會要）

羣書要語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周禮）公執桓圭上公九命為伯（同上）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

古今事實

建五等公

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五里邑

一千八百户置相一人典祠典書典衛典禮各一人妾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

舃履上殿

上公九命則舃履上殿

相當為公

有善相者師圭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筆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

嘉禾進爵

許洛陽爲鴈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

食邑萬户即封

宋朝舊制将相食邑萬户即封國公王旦過萬户而讓抑不請封慶歴七年南郊中外将相惟夏竦滿萬户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户者皆得封宋敏求宋録宋朝之制食邑滿萬户便封國公杜衍既致仕因郊祀當

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户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也其後
遺奏有曰非萬户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
重蓋謂是云

古今文集

雜著

賀皇長子封公表

王拱辰

建親授社屏翰於王家封子維城安强於國幹誕揚休
命敷告羣倫均海寓之歡心洽朝廷之大慶竊以宗藩

錫瑞賢戚分疆周列侯邦半諸姬而啓土漢有天下非劉氏則不王皆所以滋大本枝維持京室綿曆數於穹壤固廟祏於山河屬我熙朝益隆茂典恭惟皇帝陛下纂承皇序恢闡洪圖善廸孫謀遹遵祖構乃眷元良之重巳胎岐嶷之英肇啓南圻崇加上衮離明震豫知帝緒之無疆海潤星輝戴吾君之有子臣居留近甸迹遠縣墀側聽恩章舉增抃懌

讓封燕國公表　張說

寵靈猥及中心如惔臣某中謝臣聞至道之時重法守義上無無功之賞下無無德之祿故授受禮全而踰越不起伏惟陛下光撫寓内大寧天域百度惟新萬靈翹注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首膺是命自古有傳道而爵說經而封蓋以訓蒙成聖資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螢爝無助時雨夕霈浸灌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豈敢虛承啓發之恩謬荷就將之報且如人臣之義二則為罪一心不回愚智之

分譬如犬馬有不背之性草木有不凋之理知何德於天壤而欲蒙造化之偏施哉臣之無功正與此類叨恩過量終懼且慙乞廻聖慈以容介節無任惶悚之至

謝封濟國公表　　周必大

配天其澤溥均汶上之釐裂地而封首賜濟陽之履逢辰有幸揣分無堪臣某中謝臣竊以徧秩羣神莫嚴宗祀肇分五等實重公圭當聖君不憚於親祈宜百辟咸思於職助而臣學懵几筵之制位叨兩社之間猥備相

儀甚懋該輔拜恩綸而徼福啓封國以知榮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誠格顯幽仁周品物謂天地祖宗之並況已
敷錫於臣民則股肱心腹之同休宜申加於爵邑是推
洪施罔閒素餐臣敢不仰服龍光俯殫駑鈍感鬼神而
問通令雖愧於博聞披輿地之圖復古尚期於親見

律詩

寄裴令公　　白居易

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明値堯舜勲業邁蕭曹

總開國

歷代沿革此即古五等之爵也春秋時宋稱公齊晉稱侯曹稱伯許稱男滕杞稱子即其等級之國也自秦罷侯置守漢法非有功不封然大抵侯爵浸多惟東漢二十八将之封燕及伯子男然亦未始視官品以為之封也自唐立為品爵之制於是始有開國五等之爵如顏師古開國子陸德明開國男是也宋自改官制以來大抵侍從以上始得開國御監以下不許故開國之制有二伯子男止封縣公侯則封

郡州縣則即其所居之本貫者封之與單封國公不同却是取他郡然又有止封食邑者又有加食實封者食邑行於伯子男加食實封者行於公侯然食邑之户數大抵每一千户則實封者止十分之一實封每户總計始有俸禄然有執政帶爵秩者亦有宰相帶爵秩者宰相本封國公之例以其輕重高下小大隆殺等級之自各有不同也

開國侯

羣書要語諸侯有功則益地禮記加地進律同上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屯利建侯易豫利建侯行師同上諸侯之地

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周禮　侯伯七命　侯執信圭並同上　昔五侯九伯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左傳注所踐履之界

古今事實

丹書鐵券

漢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黄河為帶泰山為礪漢有宗廟爾無絶世

金印紫綬

列侯金印紫綬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

封為留侯

漢封功臣張良未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雍齒且侯

上在洛陽南宫從複道望見諸將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此謀反耳上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令急

光封雍齒以示羣臣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皆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顧封本鄉

後漢光武封功臣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丁綝願封本鄉曰昔叔孫敖敕其子受封必受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侯足矣

封櫟陽侯

光武封景丹櫟陽侯帝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故以封卿耳

封安豐侯

詔曰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羗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觧朕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原蓼安凡四縣封為安豐侯

相萬里侯

班超詣相者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超事漢定西域五十餘國封為定遠侯

封東亭侯

曹休自荆州北歸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封東亭侯

建五等侯

咸熈元年晉王奏建五等諸侯地七十里邑千六百戸官屬同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三十六人

僧珍竒聲

相工指吕僧珍曰此兒有竒聲封侯相也

安仁面方

宋明帝目李安仁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幼小封侯

李崇以父賢勳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恠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養是以悲耳賢由是大竒之

孔愉佩印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流左顧者數四及鑄侯印而龜左顧吏鑄

猶然愉悟遂佩焉

開國伯

羣書要語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周禮

伯執躬圭　侯伯七命並同上　伯白也

古今事實

建五等伯

咸熙元年晉王奏建五等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

官屬同諸公妾四人車前司馬六人旅賁二十八人

封永固伯

王勇論討茹茹功别封永固伯邑五百户時有别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

開國子

羣書要語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周禮

子執穀辟 子男五命 並同上 子猶孳孳栖下之稱也

古今事實

建五等子

咸熈元年晉王奏建五等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户官屬同諸公妾三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

封侯之瑞

王敬則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脫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之瑞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謝進封開國子加食邑表　樓鑰

職在琳宫方謹祝釐之奉詔分㲄璧更蒙與邑之多敢期洪私下及散地中謝伏念臣頊叨推擇濫與論思自登瑣闥之聮已經采食之賜明時未棄歸猶得於祠官比歲以前居宰需於郊霈賤息既承於延賞先臣復被於追榮獨此加恩格而不下方斯念咎噤弗敢言顧三百户之逋囷知所自念五十里之小相去幾何迨兹祭澤之頒始冐綸言之寵毋升次郡爵進小邦再拜知歸

一門增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嚴宗祀惠及臣工仁不忍於遐遺福靡求於專鄉遂令遠近亦荷寵光臣敢不惶愧素餐著名丹悃奉璋就列莫輸奔走之勞分土疏封安有藩宣之力

開國男

羣書要語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周禮男執蒲璧　子男五命同上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為君也

古今事實

建五等男

咸熈元年晉王奏建五等諸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戶妾二人車前司馬二人旅賁十二人又次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戶

王府官部遺

王府翊善 此下補外集總王府官之後

歴代沿革宋太平興國四年置翊善一人 續會要 孝宗初就傅范元長以待制兼資善堂翊善自是率以從官

為之其後親王府不復除第以朝士兼賛讀直講而已淳熙末寧宗在嘉邸留丞相始薦用黄文叔自秘書除翊善不為兼官非常制也其後文叔遷起居舍人給事中皆兼翊善是以從官兼七品之職矣

羣書要語垂朱輪於華邸曳長裾於王門名宦不為不遇白樂天集　胡文恭行　竭誠親邸向士安制　申翊宗藩曾惠訓之不倦同上行　王漁制　典教宫邸

古今事實

大山小山

前漢淮南王安為人好書詔置賓客數千人八公之徒感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詞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曳王門裾

吳王濞隂有邪謀鄒王上書諫之曰臣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南方秀望

晉顧榮時在洛者惟陸雲陸機及榮三人而已機雲有詞藻不及榮以南方秀望補吳王郎中令

入子鸞府

宋武帝時殷淑儀寵傾後宮子始平王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

西邸得人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沈約蕭琛王融謝朓陸倕范雲任昉等游號為得人

王生才地

王勵美風儀博涉書史仕梁為河泉東王功曹王出鎮勵將隨之淄張纘時典選勵造纘言别纘見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遊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

擇耆德方正

宋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崔遵度並充壽春郡王府賓客時王將受經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為府官士遜時為河北轉運使雅素清謹遵度力學有士行搢紳目

為長者即召士遜等赴闕並命焉

論修身治國

張忠簡公大猷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論修身治國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暇日賜札和詩恩意綢繆

充為翊善

治平三年以尚書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為潁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輟為諫官

邵亢傳英宗諭頴王曰以翊善端直樸厚輟為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制誥知諫院東都事畧

朱范極選見東官門

作渾天儀同上

諫作假山

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坦獨俯首下覷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對曰坦

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税捕人鞭笞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於上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為亟命毀之

訪以世務

邵亢字興宗為潁王府翊善召對羣王殿英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真國器

王府直講

歷代沿革宋太平興國四年别置侍講以常參官充政

和七年詔改侍講為直講

羣書要語瞻彼潘邸髙選佐經姚元之制勸講親賢之地淇水

談經王府揮玉麈以雍容同上朕選敦樸有道之士校制

經藩方掌教宗子胡文恭李侗制虔宗屏之訓

古今事實

師範磐石

唐元和冊太子赦其歸登吕元膺宜侍講承華師範磐

石可充太子諸王侍講

孫奭賜紫

宋至道二年以孫奭爲諸王府侍講賜紫

令王答拜

大觀二年定王嘉王府侍講沈錫奏眞宗時以張士遜爲王友命王答拜以示賓禮令講讀之官職在訓導亦王之友傅也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

講說有法

鄭穆字閎中爲定嘉二王侍講府寮缺員御史陳襄請

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也居館下三十年在三邸一紀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説有法可為勸戒者必反復擿誦二王敬禮焉

多所裨益

李浩字德遠燕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上或見之王亦愛重公他日補外累年乃歸王聞之欣然曰李直講來矣

校正九經

孫奭字宗古為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義

庶尊講授

熈寧元年五月言者謂諸王宫教授向來率用樸學醇儒近以員多所用之人或異於前者西漢以博士不通政事者補諸侯王傅欲下兩制及國子監舉有學行不通政事者充仍限年五十以上庶尊於講授有益宗室詔如有缺宜令舍人院國子監舉樸學純誠行義無缺年五十以上充

特為加禮

校書郎王十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則與皇孫叙賔主而教授居賔位十朋不可王特為之加禮而位教授於中

王府賛讀

歷代沿革唐開成元年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隆殺之禮宜改奉諸王講讀宋英宗治平元年諸王府置侍讀二人職略以為太平興國中始置侍講侍讀與此不

同當考

徽宗政和七年張大亨奏竊見講讀之官在太子謂之侍講侍讀而在諸王府者亦有侍講侍讀官號比擬稱謂相紊詔諸王府侍讀改為賛讀侍講改為直講

古今事實

文學俱長

徐摛字士秀高祖謂周捨曰我求一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王綽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

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無問其容貌乃以摛為侍讀

節義之風

姚思廉仕隋為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獨思廉侍王觀者歎曰仁者之勇謂此人乎太宗嘗語及隋事遣使遺物三百叚致書曰想卿節義之風故有此贈

侍讀四王

燕公碑曰桂山徐聃字將道吏潞沛豫周諸王侍讀四

王之門從容經席

義燕師友

宋蔡挺傳兄抗字子直為潁川郡王伴讀英宗在藩邸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遊每見抗衣冠盡禮義兼師友

諸王宮大小教授

歷代沿革宋太宗至道元年以員外郎孫蟥充皇侄皇孫教授從所號也時中書言按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

皇孫是環衛之職以教授為名從之隆殺之禮請改為奉諸王講讀令皇侄

真宗咸平元年以朱昻兼南宅教授張蔚兼北宅教授嘉祐以來署諸宫教授立講書課試規罰之法此事見紹興五年錢觀復奏疏

中興會要又朝野雜記云咸平初命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宫者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宫者魏悼王子孫處之所謂廣親宅也

英宗治平元年教授更不兼官以兩處供職有所廢闕會要時宗室本支之盛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而教授之官六員而已因詔增置教授官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十三人

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大學京朝官充小學選人充四年詔令後諸宫院大小學教授有缺令國子監與學士院舍人院輪舉熈寧元年小學教授亦輪京朝官元祐三年詔諸宫學教授闕選所舉學官及可為師表可備講讀科不足則三省選陞朝官有出身年四十以上者充崇寧三年睦親宅及北宅廣親宅各

大學小學教授一員廣親北睦親西及周王宮大學兼領小學各二員大小學兼領始於此朝野雜記其後言者以官冗併大小學官又更員數每變以寡失法意矣

羣書要語成童誦習經書小學通達名數治平詔朝夕勸善日月計能有明師之切劘並同上置在官邸敷訓羣言胡文恭行李愐制藩房授道有恵訓不倦之勤同上行同安制

古今事實

置都講教授

宋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逐宫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

外有明師

治平六月五日詔内有懿親之表率外有明師之切劘懋進汝功用符朕意

揀履行端慤

仁宗嘗曰諸宮院教授非止習經㫖亦須揀履行端慤者於是以張維翰充

舉士行樸厚

治平四年詔諸宮院教授須舉士行樸厚實有經術恪靜自守衆所共推者即不舉權貴親戚會要

為元箴獻

吳充兼吳王宮教授他官多與宗室狎無誨道之義充獨以嚴見憚宗子相率闢廳事設講席受經英宗在藩

邸心重之為宗室元箴以獻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仁宗命寫賜皇族英宗書之座右屏 神宗實錄

始正講席

吳申字景山英宗擇官教導宗室以為睦親宅都講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為賓主講官位主席之東隅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至再移書太宗正宗正不能決因内朝出二書英宗是之宗

室講席自申始同上

經史啓迪

劉章字文孺紹興中燕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公事王邸閱四歲暴忠竭誠以經義史學啓迪掖導受知孝宗自此始

兩制舉所知

治平二年蔡抗言令後諸宮院教授有缺並下兩制舉所知以盡天下之才從之國史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八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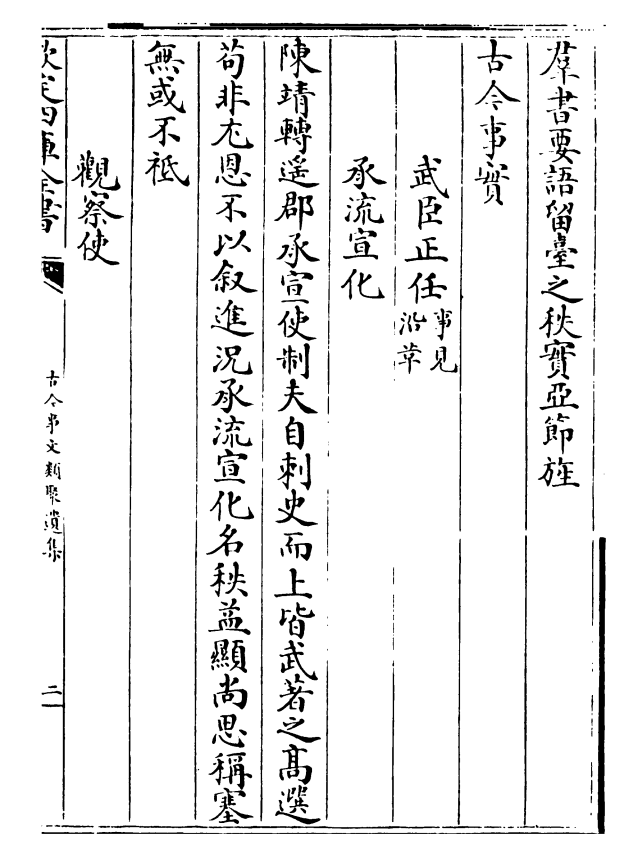
元 富大用 撰

節使部遺

承宣使 此下補外集防禦使之後

歷代沿革唐中世以後節度使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唐兵志宋沿唐制方鎮有節度觀察留後職略又官制舊典祖宗時留後惟宗室國戚自當叙遷若外官唯馬步軍都指揮使方就除馬馬軍帶留後步軍帶觀察餘無

至者獨內臣任都知久次官至延福宮使景福殿使者方帶留後觀察皆為遥郡其外官遥郡止於防禦使而已政和七年詔觀察留後乃五季藩鎮官以所親信留主後務之稱不可循用可冠以軍名改為承宣使四朝志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為正任領他官者為遥郡淳熙重定令遥領者並止本官敘遷正任者次第轉行四朝志靖康元年臣僚言遥郡正任恩數遼絕自遥郡遷正任者合次第轉行令有自遥郡與落階官而授正任直超轉本等正官是皆奸巧希進躐取乞應遥郡承宣使有功勞除正任者止除正任刺史從之



羣書要語留臺之秩寳亞節旌

古今事實

武臣正任 事見沿革

承流宣化

陳靖轉運郡承宣使制夫自刺史而上皆武者之高選苟非尤恩不以敘進況承流宣化名秩益顯尚思稱塞無或不祗

觀察使

歴代沿革唐正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察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唐職官志又事物紀原以為至道元年置觀察使與志不同當考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歲以八月考其治以豐稔為上考省

刑為中考辨稅為下考唐百官志宋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凡諸衛將軍及使遥領者其資品並止本官敘防禦團練使刺史亦同祥符中詔觀察使並帶刺史翰林學士陳彭年言檢討唐以來故事觀察使並合帶刺史詔自今除觀察使可無領之政和中詔承宣觀察使仍不帶持節等

羣書要語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也白集以佐軺車　宜得良帥俾之澄清　操郡印而握兵符假左軺而帖中憲　廉察諸侯糾繩列郡　澄清郡邑鎮撫黎

元　宣埋輪之威布露冕之政　當至治之朝委廉察之寄　俾觀風於廉察　勞徠諸郡綱紀列城奉詔條以安人祭戎索以訓旅（並白集除觀察使制）觀風察俗（六帖）提綱振領　明闡使威勤宣王命　求人瘼分國憂（並同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戶庭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韓文滕王閣記）廉察一州以為爾寵（南豐三師約制）軺車問俗（曲阜制）廉察之使始於有唐非有勤勞蓋不輕授（同上）按廉州部（李綬制）觀風之印（胡文恭制）

詩句稽山鏡水歡遊地犀帶金章榮貴身　白居易賀元微之除浙東觀察使

古今事實

廉使

柳公綽為鄂岳觀察使至安州刺史李聽以廉使禮事之

賜新制服

唐貞元賜節度觀察使新制時服上曰觀察以雁銜威

儀取其行列有序兾妝人有威儀也注威儀即瑞草也

有大功德

宣宗時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常守江西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上丹功狀刻功於碑後子宙亦為江西觀察使政簡易江西以為世官

至設鄉校

常衮為福建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衮至設鄉校使作文

章親加勸導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肉刑等

乃繕陴隍

張建封為觀察使是時四方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掌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衂之

使通貿易

崔陵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陵部災荒不邮陵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行貲物益饒

蠲横租錢

衛次公為陜虢觀察使蠲横租錢歲三百萬

惡俗大變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道山房千四百舍冦無所廋天子詔褒揚

賜鞭表忠

張建封貞元四年為徐泗濠觀察使入覲德宗禮遇加等及還鎮賜詩又令賫所執鞭賜曰卿忠正節義歲寒不移故以賜卿表忠節也

嘗夜登城

呂元膺為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太尉入拜尚書右丞

決事精明

崔咸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賔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
逈決事裁剖精明吏稱為神

德裕儉約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亶傾
府庫賚軍貲用空德裕自儉約以留州守贍軍雖儉而
均故士無怨每期服物充牣

敬晦儉勤

敬晦歷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榷酒茗官用

告之敬晦俛勤貲力遂充

謹重刑法

沈傳師為江西觀察使從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

豪右畏戢

韓佽累遷桂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三百員下車一吏持籍請補闕員佽下教曰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為縣令

佽召鄉豪責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郡中自是豪右畏戢

美譽四騰

吳湊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短毀又言湊風痺帝召還驗其疾非寔繇是不直參

獻丹扆箴

唐敬宗荒僻日甚大臣罕見進言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身居廉鎮乃心王室遣使獻丹扆箴六首

幕職文士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遊會稽佳山水所辟幕職官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副使竇鞏海内知名與元稹酬唱至今稱蘭亭絶唱舊唐史

郡租自給

柳公綽為鄂岳觀察使先是百姓輸賦於州有上供送使留州建中初定兩稅宰相裴垍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悉令上供觀察使乃以所莅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

然後取於支郡

戎服趨庭

唐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齊決廡篬江西行部過吉州刺史令狐峘不以戎服謁入

特系金魚

陳堯咨自龍圖閣學士授觀察使自陳本儒生蒙陛下易以武弁所惜者腰下無金魚袋命特系金魚以示優恩

禮秩待制等

放談云令官至觀察使禮秩待制等

古今文集

雜著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權德輿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令刺史須詔條而都府廳支郡辨章命令必有攸處署者位之表也一方之所屬目焉黔中為楚西南徼道在漢為武陵莊蹻循江以略地

唐蒙浮船以制越五溪襟束為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擾以走險緩之則橫猾而犯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而輯綏之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和二年夏四月制詔商州刺史隴西李君以中執法剖符茲土凡四使十五郡五十餘城裔夷巖險以州部修貢職者又數倍焉察廉經理招徠教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先是兵火焚如之後公堂庳陋享士接賓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構開華軒西廂東序靚深弘敞廣廈翼張長梁暈飛修廊

股引麗譙對起自堂徂庭陟降攸寧耀留爽乎光明宣慈龢以洽平君子謂福黙人於此堂也信矣以李君敏肅而才代為宗室吏師先尚書甞繇大農賦政於此凡七易守臣而君嗣其職老壯感泣猶鄭人宜桓武之世焉君之長壽安也則泉噴玉在湖也則亭白蘋在商也則館丹水皆得勝槪流為詠歌及兹則興事任力休嘉弘大此物此志恵於斯人其他可知也其陟明可前知也書事以志美其古史記之遺乎

團練使 副使附

歷代沿革肅宗乾元初置團練使守捉使大領十州小者三五州 唐職林 代宗時元載當國令刺史悉帶團練使 唐職林李少良傳大歷八年晉州男子郇謨欲以三十字上獻多譏切元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少良尋為載所殺 大率團練皆隸所治州歲以八月考其治否以安民為上考懲姦為中考得情為下考 唐百官志

宋沿唐制置諸州團練使 職略

羣書要語仍假符於刺舉 常集撮刺史制 訓練團結 曲阜制 肅綰

戎團分持軍簿胡文恭賜團練詔　戎團之列曲阜制　分揔戎團蓋參中權之御王岐公除王道制　兵團之制以訓練為事曲阜除皇兄制　甄進兵團之任南豐除景青制　團兵重任南豐擬制

古今事實

官號重複

楊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輔軍即令副使司兵參軍令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

郊祀進秩

工部侍郎錢昱為鄂州團練使昱淑子也三州無善政至是郊祀進秩上謂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故有是命

古今文集

雜著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呂温

湘中七郡羅壓上游右振牂蠻左馳甌越控交廣之户

牖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天下之安危係焉聖唐理雖偃革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惟其時由是部分荆衡復古南鎮輕其兵徒而重其統帥易其將校而難其參佐所以顯仁藏用明道晦權成師於禮樂之中講武於文章之内雍容易簡四十餘年名跡風流冠於當代始則裴諫議虬以逸材奇略傲視而静荒寇次則趙相公璟以高標雅望欝起而為國楨其餘馮郎中嶷之碩重房容州孺復之英達鄭評事列張著作李文

之美秀洎張和州惟倫盧侍御澥佐我先大夫宣慈明
允實有成績是皆焯於朝論清在人謠者矣元和三年
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以永嘉之循政京兆之
懿則廷賜大旆俾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凋恵如冬陽
無私煦用人如止水無私鑒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
御史扶風竇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於是監察御史
河南穆君寂河内司馬君紓范陽盧君璠太常寺叶律
郎河東薛君存慶前咸陽縣尉吴郡顧君師閔前太子

正字隴西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縣尉同郡杜君賞羣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之器歲餘大備錯金碧於睛壑綷孔翠於春林遐邇翕然稱為盛府中行感會知己竭其誠能黄鍾音韻調於嶰谷之竹太阿鋒鍔拭於華山之土其吟鸞鳳斷犀兕不足惟也竇氏伯季同時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四在諸侯之館名教之樂縉紳慕焉以温近守支郡且知故實得請連帥俾書公堂媿於不文安望堅讓元和五年七

月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

戰國南北書吏言故世諸豪爭據於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以來淮夷寇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矣為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九年秋蔡兵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得羸卒百餘人

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虜民男女焚壊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曰壽春其地壍水四絡南有淠西遮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焉西流環郛而濬入於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弃其業西流即為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乃出家奴與民户一丁俱為水工決安豐巳南陂池會其流於城傍野中浸注如澤焉以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丘

方畏寇乗其虛復飛語為謡以惑其俗曰狐死首丘井閭方傳之耆老曰果守不能保是矣守聞之益恐遂弃其城亡歸是日霍丘焚行來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吏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授即晝復之令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閒得夜則禍成矣或幸而止於郵平明闢關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趍居有頃守有譎去

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強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
留事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歳亞之東觀戰至壽
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國信使歴代雖不以國信為官然使絶域事多亦可備用併載於此
歴代沿革漢高祖遣樓敬使匈奴結和親約此中國與
匈奴通使之始也五代間有之宋朝之興太祖平一
海内契丹勢弱開寶七年使耶律琮遣雄州孫全興
書願講和好明年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自是使命始通

會要云命使並取吉選差令著為令我朝遣西上閤門使祁崇信太常丞呂端為使此報聘也復遣秘書省校書郎卿史館宋準假朝請大夫少府監殿直郝文度假右衛率為契丹國信使先是奉使不借官至是始借官是時以國信為名未有賀正之目也又明年太宗即位命馮正張玘為使繼好未有告登寶位之名也太平興國二年命李續為契丹正旦使而賀正之名自此始景德澶淵之役二年命周漸為契丹生辰使而生辰之名自此始不特

此也國母亦有生辰正旦使是年孫僅為生辰使韓國華為正旦使會要謂乾興元年張師德為契丹國母生辰使以為國母生辰命使自乾興始按景德二年已遣國母生辰使豈得謂自乾興始蓋誤真宗上仙遣薛貽廓使於是有告哀之名遣薛田使於是有遺留禮物之名遣任中行使於是有告登寶位之名遣劉鍇趙賀使於是有皇太后皇帝迴謝禮物之名慶歷中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富弼增幣與平因為報使嘉祐三年契丹母蕭氏卒遣朱處約為祭奠使李師中為弔慰使建中靖國六年命

張舜民為遼國賀登位國信使自是使名益衆矣已上

用會要續會要纂輯建炎中興未和則有祈請使通問使建炎元年遣傅雱為祈請使王倫為通問使　已和則有報謝使八年韓肖胄嘗為之紹興

十二年沈昭遠充生辰使楊愿充正旦使自是歲遣金國生辰正旦使焉中興會要

羣書要語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同上丁年奉使白首而歸李陵與蘇武書出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同上隨絶域之聘人領天隅之歸客白六帖

歸要領於闕中納斥堠於疆外（元和制誥）服一介之使合兩君之忻者左右之臣也（賈誼新書）授冊與節臨軒遣之庶乎遠而有光華且使絶俗殊隣益敬吾使也

詩句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杜甫送楊判官使西番）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劉禹錫送使新羅詩）又見子卿持漢節遥知遺老泣山前（東坡次韻子由使契丹）氈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鴂舌問三蘇（東坡詩）朱顔使者錦貂裘笑語春風入貝州

古今事實

無憂客使

晉士文伯讓子産曰以弊邑刑政之不修寇盗充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

結轍於道

漢文帝二年詔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

使南越

陸賈使南越尉佗賜賈槖中裝直千金

郎將擁節

使匈奴中郎將擁節秩比二千石

杖節牧羝

蘇武字子卿使匈奴匈奴欲降武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乃徙北海上使牧羝武杖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丁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雁足帛書

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已死後漢使復至匈奴武夜見使者教之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使者以讓單于單于驚謝漢使遣武歸

堂堂漢使

蘇武使匈奴匈奴脅武令拜以刀臨之武曰堂堂漢使安能屈於四夷哉

報使單于

後漢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單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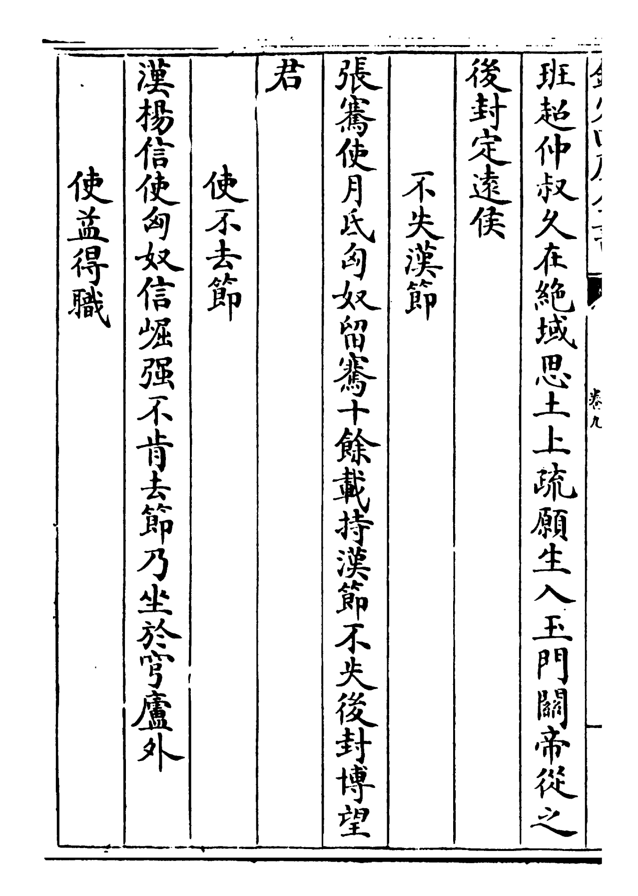
以盡臣節

路溫舒願給厮養暴首方外以盡臣節

去節黷面

匈奴詰漢使不去節不黷面不入穹廬王烏習胡事乃去節黷面單于愛之遣子入侍

久在絶域



班超仲叔久在絕域思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帝從之
後封定遠侯

不失漢節

張騫使月氏匈奴留騫十餘載持漢節不失後封博望
君

使不去節

漢楊信使匈奴信倔强不肯去節乃坐於穹廬外
使益得職

漢自貳師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漢使者益得職

回紇皆拜

李涵持節送公主於回紇署董晉判官回紇恃有功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者不已多乎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

古今文集

雜著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竊惟念國家奄宇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兹種獫早以面内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寖以詳備陛下欽若成憲覊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册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叙事冠於篇

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北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采繒之賂我朝歳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歳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其别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於繪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

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前朝廷所遺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從來也凡使者之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彼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

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闕也

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之

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齎操之勤導從則有

輿隷之衆霑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列物使者至

都上恩顧邮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

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

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

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干大體則

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節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以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辟壘之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為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遼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

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雄據幽燕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禄三者相須並見於北方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為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軺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契丹遼也并有奚㵐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

逮遠也故終以諸部雜録而經制方畧論議奏疏附焉

臣竊觀前世制禦邊徼之道載籍所記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耶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故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於我朝乃得上策年歴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

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思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掲為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徒欲啓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橅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狃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儌形兆兹見藁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姑撮其大要概副聖衷經遠之慮揔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為上中下謹條事目

具於左方

擇使　孫洙

今北敵强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隙慕侮甚矣朝廷北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讋伏强敵之心者茍欲以敵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絶域者徒侈潔車服整飭騶旅以夸視於敵國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敵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輙蕻還上語記一辭不

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遣削黜矣雖復閒選左右名德方
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
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畜不能發其毅然欲存國大
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
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
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詬重為外土所姍笑彼敵主
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髽首之胡館勞
王人者亦復狂誕夜皆邀枉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

可恠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士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臣竊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倚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禄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敵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寬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敵境而使彼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

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敵人之所熳視而踞侮之

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也

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

間折衝萬里豈復拘於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

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

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彊鄰之氣譬說禍

福以厭抑啟疆之心其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

之非有大過類可闊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

對遣命之士出矣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愈

唐受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

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令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别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令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米粟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

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區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舍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敵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

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遠人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令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遠人請以為贈

再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令何蘚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令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

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决矣今則未敢求直也尼雅滿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畢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

癸丑遣使則鉤引北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敵境晝夜驅遮略無禮節及見尼雅滿坐受欺紿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鮮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臣口舌下敵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

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畀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敵人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敵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無厭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

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封疆矣河之北尼雅滿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北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敵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敵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强强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怳以金帛適足以重

吾之弱增彼之强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强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尼雅滿盤踞中原耽視江左因時無英雄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况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令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令未有

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尼雅滿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宫室陋罷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浪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尼雅滿大事去矣此遣

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閉惟懼我知之今以敵爲父兄之讐絶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絶則敵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

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强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

先據利勢蜀㝡後立豈以微弱之故畀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蘚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古詩

送王誠之舍人使北方得揮字　洪邁

歲晏滯急景霜雪日霏霏家居尚無奈何况披征衣舍人使持節正爾辭帝畿揚鞭出門去言面無幾微中朝第一人沙漠今宣威朔庭天驕子應覺眼見希青春反南轅花栁相光輝雍容對宣室便可持樞機蛾眉含笑迎酌酒爭勞歸金盌大如斗容醉時一揮

律詩

奉使燕山回早行書事　洪咨夔

露滿中庭月滿天秋來懷抱轉悽然客程恨不日千里

歸思亂如雲一川故國傷心那忍説遺民望眼幾回穿

嘗家舊事堪垂淚海上看牛十五年

送洪景盧舍人北使　周必大

嘗記揮毫草檄初必知鳴鏑集單于由來筆下三千牘

可勝軍中十萬夫已許乞盟朝渭上不妨持節過幽都

吾君甚似仁皇帝宜有韓公賛廟謨

副使

歷代沿革慶歷詔奉使接送伴燕會毋過飲食語言務

存大體仍委使副遞相覺察

羣書要語命介左傳禮大夫為卿介介介副也類要禮卿出聘以大夫為上介士為衆介同上便擢正郎之位尤增副介之榮白六帖

古今事實

次介假道

使者過邦至於境使次介假道

奉玉帛聘

魏副介奉玉帛以聘

繼好奉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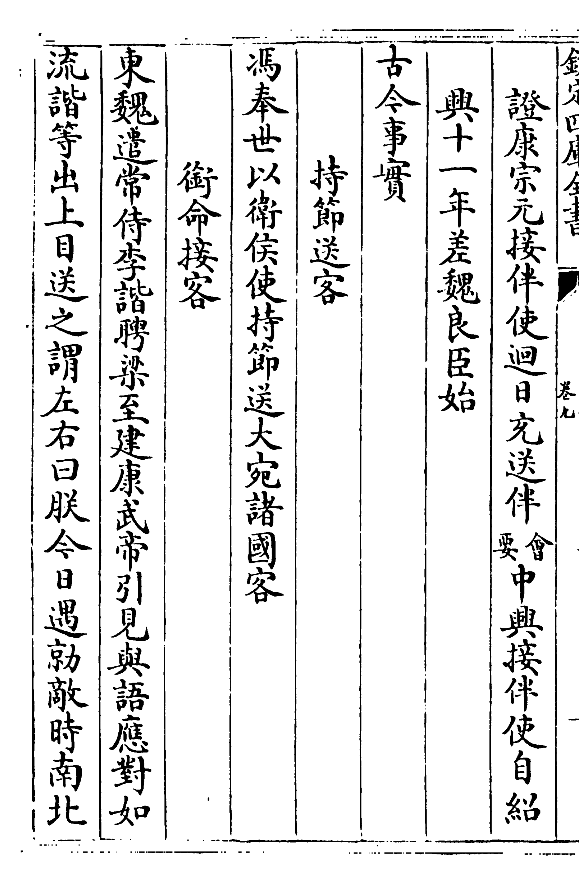
繼好二邦奉辭萬里副車之任選亦不輕

介臣持節

前命使臣洎介臣持節

接伴使

歷代沿革景德元年契丹遣使韓杞朝於行在命知澶州何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明年以杜夢



證康宗元接伴使迴日充送伴會要中興接伴使自紹興十一年差魏良臣始

古今事實

持節送客

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銜命接客

東魏遣常侍李諧聘梁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語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時南北

通和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到鄴鄴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敏於酬對

景德修好北使至趙安仁接伴其覲見儀制多所裁定敏於酬對皆切事機時論以為得體

入境置頓

皇祐初接待契丹使者舊例使者入境所至置頓皆出

於民珪請出大官供帳器皿為三頓之具番休以濟迄令使之王珪傳

選能專對

本朝遇北使至即命接送館伴使並遴選有出身能專對之人宰臣取旨若副使則樞密院擬焉職略

館伴使

歷代沿革此即周環人之職也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道賓客舍則授館令聚㰒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

使凡出入逆送之禮節幣帛辭而賓相之祥符二年詔自今契丹使有例外贈遺接伴館伴使者再辭不已則許納會要國初無接伴館伴之使至景德元年接伴之名始見是年十二月契丹主遣姚東之自戎帳齎書至其郊勞館穀並猶未正館伴之名也祥符之詔迺有館伴使未知的置於何時當是澶淵之後俟考中興館伴自紹興十一年差莫將始會要

羣書要語環人舍則授館禮晉師三日館穀左傳使在疆場膳宰致飱司里授館穀梁傳乃先謂受彼國之賓館左傳

古今事實

完客所館見國信使無憂容使注

館於班荆

景德三年命節度使石保宴射於玉津園自後皆命樞密或帥臣主之及契丹辭歸賜宴於崇德殿日遣邇臣館於班荆館自是歲以為例西朝國史

不許北使升位

程琳字天球天聖五年契丹遣蕭藴杜防來以琳為館伴藴出坐位指曰中國使者至契丹坐殿上位高令契

丹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小國之卿同乎琳謂南北兩朝安有大小之異防不能對曰令宰相議或曰此起爭也將許之琳曰後更欲其大者奈何遂止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九